

# 中文學門小學類文字學領域的困境與省思<sup>#</sup>

近些年來，國科會中文學門小學類中，文字學領域通過的計畫，相對於其他領域，比例雖然不低，但年輕及新進人員仍感士氣低落；各大學徵求文字學教師，時聞「沒有合適人選」；據聞中研院史語所徵求文字學領域相關研究人員，多年來未見錄用新人；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抱怨文字學的課程內容索然無味；先秦文史課程的教師覺得談到古典文獻中的訓釋，學生無法理解，是因文字學課程沒有教好……。

眾人爭相抱怨，究竟文字學領域出了甚麼問題？很多關心中文學門小學類的學者們，面對上述諸多問題，也一籌莫展。這樣低迷的情況已經好些年了，似乎仍在持續之中。

針對文字學領域這個令人憂心的現象，我們請教多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分別從教學及研究課題兩方面，進行訪談。以下就訪談內容歸併整理，提供參考。

## 一、關於文字學領域教學人員不足、研究人才缺乏問題。

1. 過去文字學在中文系裡是很重要的必修課，安排在大二時修習，以便銜接大三的聲韻學、大四的訓詁學，形成一套完整的訓練。這一套小學基本功夫的課程，內容較為生硬艱澀，當然是不及文學或思想課程來得活潑有趣，學生因此望而卻步，也是可以理解的。學生在本科訓練時既無興趣，進入研究所深造時，很自然不會選擇這個領域。長期下來，導致人才缺乏，形成斷層現象。
2. 事實上「文字學領域」的問題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字學既無好的訓練，聲韻學內容更加困難，訓詁就更教不動、學不會了。文字、聲韻、訓詁訓練不足，對於先秦典籍的訓釋就無法理解，對於他人的討論沒有能力判斷，當然興趣也就低落，這是環環相扣的問題。
3. 「文字學領域」人力缺乏，是惡性循環的結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

<sup>#</sup> 本文為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楊儒賓教授訪談文字學領域學者之結果，由中文學門提供。



善這個現象，需從「教育」本身著手，中文系課程中不應再忽視對學生的相關基本訓練。

4. 少數學校已經悄然將過去中文系必修的文字學改成選修，認為文字學是「不必然需要具備的知識」。這個影響更大，數年後將有許多不知「文字學」為何物的中文系學生，讀不懂先秦的典籍，看不懂新出土的文字資料。

## 二、文字學領域的教師及研究者士氣低落，學生抱怨「課程內容乏味」，是否就是中文系課程中「逐漸忽視文字學」的主因？

1. 這其實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學生上課既感乏味，以後自然不會願意在這個領域繼續深入，未來的師資及研究人力自然不足。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造成目前「求才無人」的狀況。
2. 學生抱怨「文字學內容乏味」，恐怕導因於教師無法廣徵博引，將文字學內容教得活潑有趣。教師如果本身的訓練有所限制，無法豐富教學內容，無法徵引有趣的例字說明枯燥的文字學理論，當然無法提起學生的興趣。
3. 「文字學」在中文系課程設計時如何定位，必須重新檢討。當全世界漢學研究都聚焦於新出土的文字資料，熱中研讀討論時，我們的中文系畢業學生若完全自外於此，其後果可以預見：漢學界最熱門的課題，將是非中文系出身學者的天下，我們將「插不上一句嘴」。

## 三、「文字學」課程內容如何改善？是否教材艱澀難懂，無法引起學生興趣？

1. 「文字學」的教科書，目前大家比較常用的是龍宇純教授的《中國文字學》與裘錫圭教授的《文字學概要》。這兩位學者都是文字學的頂尖學者，兩本著作也都是深度廣度兼備，非常重要的文字學教材。但是對於大二中文系學生，剛剛修完大一的通識課程和極少的中文系專業科目，就要閱讀這兩本專業著作，確實不容易。因此，教師有責任作更多的課前預備，對重要文字學理論，提出實際字例作解釋說明，選擇字例時，「淺出」比「深入」更重要，否則，總是提出一些複雜艱澀的例字，大二中文系學生認為枯燥難懂是必然的。能先「淺出」引起興趣，再配合重要教科書著作深入引導，應當會提起學生的興趣。
2. 教學時間不足也是個問題。有些教師以所有文字學課堂時間教《說文解

字》，發現重要問題還沒討論完，學期已經結束了。所以課堂的內容安排也很重要，最好先以有啟發性的字例去解釋文字學理論。像《說文解字》這樣的大著作，可以在延伸課程中，加深內容作專題教學。文字學課程還是需要更廣的、更提起興趣的內容，不要大二剛開始學文字學，就整年讀《說文》，摹寫小篆，把學生嚇跑了。

3. 需有相關延伸課程搭配，才能真正讓學生進入文字學的領域。面對古文字出土材料這麼豐富，應該在大二文字學的基礎上，繼續開出延伸的課程，例如《說文解字》研究、古文字學導論（或甲骨文導論、金文導論、楚簡文字導論）等，讓有興趣的學生可以繼續研修進階的課程。有些老師提到，往往到了研究所，真正要進入研究領域時，卻還要花很多時間介紹古文字基礎入門知識，如此學生根本沒有足夠的訓練，也就不可能以文字學或古文字做為碩士論文的題目了。
4. 總之，教師要更有決心，花更多時間備課，將例字的初形溯義、淵源流傳說清楚，而不是在課堂上長篇板書教小篆。循序設計延伸課程很重要，如此才可能培養出願意投入文字學領域的研究生。

#### **四、談到新出的古文字資料，研究者都覺得研究資料來得太多太快，要跟上出土材料的腳步很辛苦。台灣學者沒有第一手資料，長期處於劣勢。如何在這樣的狀況下提出有意義的課題？**

1. 近些年隨著大陸考古工作進展快速，出土資料確實是又急又多，許多學者認為我們沒有第一手資料，就是處於劣勢。這一點台灣學者其實不需要如此喪氣。在大陸，只要你不是發掘者（發掘單位）或資料擁有者，同樣都是要等待正式公布。我們沒有必要覺得自己處於劣勢。現在資訊流通迅速，新出資料往往也在網路上就能看到，材料一公布，大家就差不多同時間看到資料。兩岸學者都在平等的地位上競爭，並沒有哪一方更擁有優勢。
2. 台灣購買大陸圖書也很迅速，學者沒有藉口說資訊不足。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凝聚統合這麼多的資料，提出有意義、有層次、有深度的課題？這才是重點。
3. 由於古文字材料出土迅速豐富，最初公布者或有思慮不周之處，一旦公布之後，許多學者往往樂於從其中找出歧異見解，寫一點枝節的「商榷」。當然資料的正確性是必需要討論的，但我們必不可沾沾自喜於此，而應當從



多角度提出更廣大視野的研究。我們既無第一手資料，卻可發揮更大的長處，綜合、整理、分析，不應拘泥於是否擁有第一手資料而劃地自限。

4. 多學科的視野，可以促使中文學門的師生，重新用另一種角度思考。以古文字材料來說，討論文字內部的發展規律固然重要，文字形成的背景、思想、文化也很重要，歷史、考古、社會學、人類學等知識都有助於中文領域的學者多思考。例如睡虎地秦簡資料出土後，利用這批資料作法律史研究的課題十分走紅，也帶起對金文中法律資料研究的興趣，許多相關議題產生，成了學術討論的重點。
5. 中文學門的學者，尤其是文字學的學者，更有好的訓練，對古文字資料的判斷與解讀更有優勢，所以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文字的一筆一劃上打轉，劃地自限是很可惜的。

### **五、過去有個說法，認為小學是為經學服務的。今天我們不應當再自限於附庸的地位，但是如何走出去？如何「以文字為主」伸展出視野開闊的研究，還是個問題。**

1. 文字學有自己的學科理論、自己的研究方法、自己的研究歷史，當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單純只是為其他學科服務。但是如果我們自認為是附庸地位，就很顯然阻礙了自己的發展。
2. 中研院史語所文字學門，從 2007 開始，兩年一次，邀集相關古文字與古史學者，以「古文字與古代史」為題，舉辦學術研討會，至今已經舉辦過兩屆。與會學者都從古文字材料出發，作相關古史的討論。兩次開會，吸引各地及海外的同行及學生來參與，人數都超過兩百人。分析參與者的研究領域，包括中文、歷史、藝術史、語言、考古、思想及人類學等。兩次會議論文都在會後修訂並經嚴格審查，正式出版論文集，頗受好評。眾多同行或相關領域師生關注，原因就在於將「古文字」與「古代史」結合，從古文字資料出發，走向古代史的研究，引起許多人的興趣。這是個很正面的例子。我們不當圈囿自己，永遠在字形的一筆一劃上打轉。當我們走出去，別人也會看到我們的努力。
3. 鼓勵中文系學生多修習中文以外的其他領域課程，也有助於未來走向更寬廣的道路。已經在教學或研究的同行朋友，也可以多涉獵其他學科的知識，像藝術史、人類學、考古學、器物學等，都有助於開闊我們的視野。

與歷史學的研究關係更為緊密，自然是不在話下了。

## 六、雖說文字學應走出更寬廣的領域，但是有些刊物對於短小輕薄的文字考證，不太歡迎，這似乎阻撓了文字學的基礎研究，對文字學的「本業」而言，這個作法多少打擊了文字學研究者的士氣，很不公平。

1. 文字的考證，包括字形、字音、字義及用法，是文字學研究的「本業」，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我們應該堅守的本分。文字的基礎形音義都照顧不好，哪談得上「由此立足並走出去」？因此，本業應該堅守，任何狀況下都不應放棄。
2. 對於所謂短小輕薄的文字小考證，有些刊物不接受，這是各刊物的編輯方針，我們不予置評。但是，作為文字學研究的一份子，是否也應該要自我反省，我們是不是太拘泥於一筆一畫的細節，把一個字或一個部件說完，然後討論就結束了，這總讓人不禁要問，然後呢？在這個句子裡，似乎是可以說得通，但是在其他的文本中，是否也說得通呢？同樣包含有這個部件的其他字形，是否在討論中都照顧到了？
3. 過去許多長輩的論文，可以作為典範，例如李孝定先生的〈釋「𩇛」與「沫」〉，把古文字中的「湏、𩇛、頰、顯、靈、頤、豐、費」一連串相關字形都說清楚了；龍宇純先生的〈甲骨文金文𦵏字及其相關問題〉，也同樣把「𦵏」字及以「𦵏」字為組成部件的所有字都說完整透徹了。這不僅讓讀者覺得思慮細緻周密，其結論的可信度當然也大為提高。這樣的文章是很好的範例，如果我們今日要作一個部件的考訂，與其枝節的處理一個句子中的小問題，不如將這個字的相關字形、詞例及意義都完整的討論了，文章也就會顯得更有層次，更為豐富完備。所以，不是小問題不可作，而是如何把問題討論得更完整賅備。

## 七、論文題目的擬定是否恰當，決定了一篇論文的成敗。如何擬出恰當的論文題目，是許多研究者最感困難的。

1. 國科會每年申請案中，有許多題目太大行不通，也有許多太不重要，還有許多題目只是資料堆積沒有分析論辯，這樣的題目都不適合作為一個論文



專題。題目要配合時間，大小適中，要能有論證辯析，又要能提出有意義的結論，當然不是那麼容易。但是，至少認真蒐集研讀別人已經完成的相關研究，知道該項目所不足之處，評估自己已經掌握的資料，瞭解自己的能力，決定是否可以做出較過去更進一步的結果，這個結果的意義在哪裡，都必須了然於心，然後衡量時間，提出詳細的規劃和主張，擬出一個明確具體的題目。經過這些步驟與思考，提出來的題目，相信應該是個可行、有意義的計畫。

2. 時常看到一些計畫題目，大而無當，舉例來說，譬如「安陽殷墟文字研究」這樣的題目，以一年為期，這個題目太泛太空洞，不知道提計畫的人要作甚麼內容？一年時間能做到甚麼？這就不是個理想的題目。又如「周原青銅器研究」，題目限制在「周原」，似乎縮小一些了，但是周原出土的青銅器量多而且內容十分豐富，究竟要討論這批材料的甚麼主題？還是不具體。這樣的題目都應該避免。（以上舉例，純屬虛構。）
3. 也有一些題目太偏太專，如果不能對學術有進一步的意義，也顯然不理想。例如某位作家，曾經留下一部《說文》研究的著作，提出計畫者說，這位作家從來不被重視。細看之下，發現這位作家的意見並沒有獨特之處，鮮少有人注意，當然是有理由的。這樣的題目作了對學術沒有幫助，就不是個值得花力氣的題目。又如甲骨綴合，是一件重要而艱辛的工作，過去史語所前輩張秉權先生做過許多有意義的綴合，透過綴合產生的完整卜辭，張先生再加上其他相關詞例，完成許多深刻的討論，也都寫成重要優秀的論文。甲骨綴合的意義在此顯露無遺。有時綴合的學者加上一小片甲骨，就能做出重要的討論，當然也有時加綴了很多小片，並沒有得出任何一條有意義的句子，這就很遺憾了。因此，太偏或太專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這個工作完成後，能得出甚麼具體的意義，才是重點。
4. 堆砌資料不加分析辯證，也是目前常見的論文題目，這個現象也普遍存在許多博士或碩士論文中。在目前各項檢索十分便利的時代，堆砌資料早就不是難事。如何能汰選資料，找出最關鍵的證據，詳細具體的分析，作為辯證的支持（或反證），提出重要的結論，才是正確的作法。多不是優點，懂得如何選擇剪裁，才是功夫。